

第十回 夫共婦百年偕老 弟與兄一榜聯登

詩：

詩書端不負男兒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。
昔日流亡誰敢議，今朝顯達盡稱奇。
雙妻遜長從來少，二子同登自古稀。
利遂名成心意滿，歸來安享福無涯。

說這舒狀元自寫書與李道士寄來，不覺又是兩個多月。一日，杜翰林於關真君祠內設席，請他與康進士二人。飲酒之間，舒狀元與康進士陡然談起當初祈夢一事。杜翰林問道：「二位當日夢中，曾得些什麼佳兆麼？」

舒狀元便把夢裡緣由一一說知。杜翰林道：「原來得了這樣一個奇夢，豈不是關真君的靈感？」康進士道：「舒兄，你當日既有此夢，何不與小弟一講？」杜翰林道：「賢契，天機不可漏泄，不說破的妙。」舒狀元道：「康兄，你我蒙真君保佑，俱得成名，神明之德，不可不報。愚意正欲與兄商量，捐些貲費，要把聖像重裝，殿宇重建。未審尊意如何？」康進士道：「舒兄既有此意，小弟無不從命。」舒狀元便喚廟祝過來商量，估計人工木料並一應等項，須用千金。

次日，就各捐五百兩。擇日興工，不滿兩月之期，把一所真君的祠宇，煥然一新，真君聖像遍體裝金。有詩為證：

聖像巍巍儼若生，頽垣敗棟一時更。
真君托夢非靈顯，焉得舒生發至誠！

不數日，巴陵有訃音至，說：「康司牧公身故。」康進士聞訃，痛悼不已。杜翰林與舒狀元再三寬慰。次日，就要整頓行李，回家守制。舒狀元道：「康兄既為令尊老年伯喪事急於回去，但程途遙遠，跋涉艱難，不可造次。若再消停得幾日，杜老師有回家消息，大家乘了坐船，一齊回去，卻不是好！」康進士強作笑顏道：「父喪不可久滯他鄉。若杜老師果然回去，便等兩日，這也使得。」

說不了，只見杜翰林差人來說：「昨日命下，欽賜馳驛還鄉，只是三、二日內起馬。」康進士與舒狀元大喜，各自吩咐家人收拾行李，專候登程。杜翰林吩咐打點兩隻座船，一隻乘了舒狀元、康進士、兩家家眷，一隻乘了自己並舒太爺，擇早日開船。朝行暮止，將及半月，就到巴陵。

那李道士得知他們回來，連忙同清霞觀道士遠出迎接。杜翰林問道：「二位從哪裡來？」李道士道：「小道是鳳凰山清霞觀道士李乾，特來迎接杜老爺、舒老爺、康老爺的。」舒狀元、康進士聽說是李道士，就著人回復道：「舟中不便接見，權留在梅花觀裡，明日面拜。」李道士便同了那道士回到叔清上院住下。

杜翰林與舒太爺的轎子在前，舒狀元與康進士的轎子在後，進了城。康進士先別回去。舒太爺對杜翰林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學生久離巴陵，已無家舍，須在此告別，好尋寓所安歇。」杜翰林道：「學生與老先生正是通家至誼，我家盡有空閒房屋，任憑選擇一所便是。」舒太爺道：「雖承美意，只恐在府上攪擾，不當穩便。」杜翰林笑道：「老先生覺有些腐氣，這句話一發不像通家的了。」舒太爺也笑，一齊杜府中來。那杜翰林許多親戚聞知翰林與狀元同回，早已知會，齊來慶賀。

舒狀元下轎，進到廳上，便請杜夫人出來拜見，杜夫人歡喜得緊，也不管舒太爺在那裡，連忙出來相見。舒狀元先請父親過來拜揖。那杜夫人原不認得這就是狀元的親父，乍會之間，又不好開口問得，勉強向前道個萬福。然後過來，再與狀元相見。

舒狀元恭恭敬敬，把交椅移在當廳，再三請夫人坐了拜見。夫人堅執不允，舒狀元便倒身下拜。杜夫人一把扯住道：「狀元，這個如何使得？只行常禮吧。」舒狀元道：「若非夫人自幼撫養訓誨成人，早作溝渠餓殍，焉能有今日？」杜夫人笑道：「若提起幼年間事，還不得傾心。若說今日，真是狀元的手段，如何歸在我身上。惶愧，惶愧！」舒狀元只是拜將下去。

杜夫人扯他不住，卻也受了幾拜。便問道：「狀元的夫人可同回來麼？」舒狀元微笑道：「不瞞夫人說，未曾婚娶。」杜夫人道：「你那年卻是有了夫人去的。」舒狀元答應不來，但把臉兒紅了又紅。杜翰林道：「夫人，且慢進去。舒狀元的宅眷，隨後便到了。」

杜夫人道：「我正要問這個舒字明白。狀元原名杜萼，前番寫書回來，書上改了舒萼，今日老爺又稱舒狀元，卻怎麼說？」杜翰林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這位舒太爺，就是狀元嫡親令尊。」杜夫人驚訝道：「原來狀元已有了親父，因此方才的說話，都有些古怪。想將起來，我們端然是個陌路人了。」舒狀元道：「夫人何出此言？受恩深處，親骨肉焉敢背忘？」杜夫人道：「狀元還在哪裡地方，得與舒太爺相會？」舒狀元便把長沙道上相會的事，細說一遍。

杜夫人正待再問幾句，只見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狀元夫人到了。」杜夫人忙不及的起身出來，接了進去。相見禮畢，杜夫人笑道：「夫人一路來風霜辛苦，請進內房暫息。」韓夫人低低應了一聲，挽手同進。有詩為證：

輕盈窈窕出天然，半是花枝半是仙。
試看低低相應處，嬌羞真是使人憐。

當下大排筵席，雖是替舒狀元洗塵，又是與舒太爺會親。大家暢飲，將近二更時分。這舒狀元卻心滿意足，越飲越醒，也不顧翰林與太爺在上，這個酒量不知從何而來。杜翰林見他飲得無休無歇，遂教隨從的把後面花廳鋪設停當，燒香煮茗伺候。舒太爺對狀元道：「今日初來，明日倘有鄉紳拜望，若中了酒，不便接見，恐失體統。可早睡吧。」

舒狀元不敢有違父命，帶了些酒意，站起身來，心裡雖然明白，那腳下東倒西歪，好像寫「之」字一般。杜翰林著人扶他進後花廳裡去睡了。原來，日間那杜夫人卻不曉得一個舒太爺同來，倉促之間，不曾打掃得房屋。杜翰林就陪舒太爺在書房裡，權睡了一宵。

次日清晨，韓相國特來相拜。這舒狀元果然中了酒，卻也起來不得。說便這等說，或者還是當時心病，才如此見。清高堂

推托，也未可知。但是別人不見也罷，至如韓相國，卻是不得不見的。沒奈何，連忙起來梳洗，出去相見。韓相國笑道：「狀元少年登第，老夫亦與有光。今日看將起來，寧為色中鬼，莫作酒中仙。」

舒狀元是個聰明人，聽說這兩句，卻有深味，便不敢回答，只得別支吾道：「舒萼不才，荷蒙天寵，皆賴老相國福庇。今日謹當踵門叩謝，不料反蒙先顧，罪不可言。」韓相國道：「還是老夫先來的是道理。」舒狀元低著頭道：「不敢。」韓相國道：「老夫有句話兒要動問，險些忘懷了。聞得狀元在長沙道重會了令尊，可是真麼？」舒狀元就把從頭至尾說完。

韓相國道：「如今令尊老先生卻在哪裡？」舒狀元道：「昨日也回到這裡了。」韓相國道：「其實難得！可見有狀元福分的人，屢屢撞著喜事。老夫在此，何不請令尊先生出來一見？」舒狀元便請太爺與相國相見。

舒太爺道：「小兒向年得罪台端，重蒙海函，老朽正欲回來叩謝，不期老相國先賜下顧。望乞原宥。」韓相國笑道：「竊玉偷香乃讀書人的分內事，何必掛齒！」舒太爺背地對狀元道：「既蒙相國恩宥，著你渾家出見何妨？」狀元令夫人出見。夫人見了相國，倒身便跪。相國一把扶住道：「如今是狀元夫人，怎麼行這個禮！快請起來。」韓夫人紅了臉，連忙起來，又道個萬福，竟先進去。古詩為證：

今日何迂次，新官與舊官。

笑啼俱不敢，方信做人難。

又詩為證：

昔為相國婢，今作狀元妻。

相見惟羞澀，情由且不題。

韓相國道：「狀元成親已久，可曾得個令郎麼？」舒狀元道：「端未曾有。」韓相國大笑道：「看來狀元倒是有手段的，只因還欠會做人。老夫今日此來，一則奉拜杜老先生並賢橋梓，二則卻有句正經說話，要與狀元商議。」舒狀元道：「不識老相國有何見諭？」韓相國道：「金刺史公前者聞狀元捷報至，便與老夫商量，他有一位小姐，年方及笄，欲洩老夫作伐，招贅狀元。不須聘禮，一應妝奩已曾備辦得有，只待擇個日子，便要成親。不知狀元尊意如何？」

舒狀元聽了這句，卻又不好十分推辭，便道：「舒萼原有此念，只是現有一個在此，明日又娶了一個，誠恐旁人議論。」韓相國道：「狀元意思我已盡知，現有這個，況不是明媒正娶，哪裡算得！還是依了老夫的好。」舒狀元道：「容舒萼計議定了，再來回復老相國。」韓相國道：「此事不可急遽，先要內裡講得委曲，也省得老夫日後耳熱。」相國就走起身作別，狀元父子直送出大門，看上了轎，方才進來。舒狀元當下便與夫人商議。

韓夫人原是十分賢慧的，見說此言，毫無難色，滿口應承道：「這是終身大事，況我與你無非苟合姻緣，難受恩封之典。我情願作了偏房，萬勿以我為念，再有躊躇也。」舒狀元只道故意回他，未肯全信，因此假作因循，連試幾日。那夫人到底是這句說話，並無二意。舒狀元雖然放心，但念平昔恩愛之情，一時間心中又覺不忍。會金刺史擇日成親，韓相國差人來說，事在必成，不由自己主張。

到了吉日良時，金刺史府中大開筵席，諸親畢集，鄉紳齊來，笙歌鼎沸，鼓樂喧闐，金蓮花燭，迎狀元歸去。巴陵城中，有詩贊之云：

其一

年少書生衣錦回，一時聲價重如雷。

金家喜得乘龍婿，畢竟文章拾得來。

其二

烏帽朱衣喜氣新，一身占盡世間春。

今朝馬上看佳婿，卻是巴陵道上人。

舒狀元此時也只是沒奈何，就了新婚，撇了舊愛。成親一月有餘，那一會不把韓夫人放在心上，眠思夢想，坐臥不寧，懊惱無極。幾回要把衷腸事與金夫人說知，又恐金夫人未必如韓夫人賢慧，說了反為不美。總然瞞得眼前，焉能瞞得到底，是以延延捱捱，欲言半吐半吞，平日間鬱鬱不樂不悅。

金夫人見他如此。不知就裡因由，或令置酒行樂，或令歌舞求歡，而悶懷依然如故矣。金夫人道：「君家狀元及第，身居翰林，沉有千金小姐為妻，羅綺千箱，僕從數百，可稱富貴無不如意。何自苦乃爾，請試為我言之。」從此不時盤問，便巧言掩飾，終無了期，舒狀元只得把心事一一對金夫人說。誰想金夫人之賢慧又與韓夫人一般。

金夫人聽見狀元一說，便道：「狀元既有夫人在彼，何不早說？就迎到這裡，我情願讓他做大，甘心做小。同住一處，有何不可。」舒狀元道：「我幾番要對夫人說，誠恐夫人見嫌，所以猶豫到今。不料夫人有此涵容，真三生之幸也！」

金夫人道：「她那裡等你不去，只道我有什留難，倘若怨小於我，後邊不好見面。再不可耽擱日子，待我便去告稟爹爹，明日就打發轎去，迎接回來，一同居住。在彼可無白首之吟，妾與狀元可免旁人議論，豈不美哉！」

舒狀元道：「夫人美意，我已盡知。只怕令尊乃端方正直之人，居官居鄉，無不忌憚，恐說起這事，未必有此委曲。與其說之不見其妙，莫若不說為高也。語云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請夫人三思。」

金夫人道：「我爹爹雖然執性，亦能推己及人，只要禮上行得去，極肯圓融。比如我兄妹數人，惟我最愛，凡有不順意處，我爹爹無不委曲。今我與狀元是百歲夫妻，終身大事，我自有一番好話對爹爹說，我爹爹必然應允。狀元不必叮嚀，更添煩惱。」

當下夫人就去對金刺史公說。刺史公沈吟半晌，因問道：「吾兒此言，從何而來？」金夫人道：「出自狀元之口。」金刺史公道：「你爹爹一向聞狀元原有夫人，恐怕我兒知之便不快活，故此不說。妳今既要接她回來，豈不是一樁美事？倘若去接韓夫人，舒太爺也須同接到這裡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孩兒正欲如此，世間哪有媳婦不事舅姑的道理！」當下先著人去說知。

次日，打發兩乘轎，一乘去接舒太爺，差家人八名；一乘去接韓夫人，著丫鬟八人，一同去到杜府。那韓夫人雖然賢慧，見狀元久戀新婚，一向不去溫存，心中未免有些焦燥。金府轎來相接，未知好歹若何，欲去又不好去，欲不去又不好不去，進退兩難，全沒一些主意，遂與杜夫人商量。杜夫人道：「今日來接妳，決無歹意。況狀元與妳恩愛無比，難道去接韓夫人，兩個月就把前情忘了，將妳奚落？金小姐雖然與狀元結髮，還未有一年半載；古道：『先入門為大。』她年紀尚小，未有膽氣，妳今放心前去，好便在那裡。」

好抽身便轉。凡事都在我身上，不必沉吟。」

韓夫人聽了杜夫人這一片話，狐疑盡釋，心花頓開，歡歡喜喜，遂去梳妝，穿了盛裝，作別起身，來到金府。原來，舒太爺預先到了。

韓夫人下轎，到了大廳上，先拜見金刺史公並刺史夫人，再見小姐。那小姐見了韓夫人，十分歡喜，滿面堆下笑來，定要遜韓夫人作大。韓夫人見金夫人謙下得緊，心下也有些不安起來。就對金夫人道：「小姐閥閱名門，千金貴體，冰人作合。賤妾相門女婢，又與苟合私奔，自憐污賤，久不齒於人類，甘為侍妾，願聽使令。安敢大膽抗禮！」金夫人道：「夫人與狀元起於寒微，歷盡艱辛，始有今日，所謂糟糠之妻，禮不下堂。妾不過同享現成富貴而已。夫人居正，妾合為偏。」兩個夫人妳讓我，我讓妳，妳你說一番，我又說一番，牽上扯下，遜了半日。

金刺史公見她兩個遜個不了，滿心歡喜，遂大笑道：「我常慮此事，不能調停，今見兩人如此，吾無憂矣。」又對韓夫人道：「汝父母雙亡，與吾女都嫁狀元一人。吾女之父母，即汝之父母，汝合拜我為義父母，汝與吾女拜為姊妹，合以姊妹稱呼，均為狀元妻，不分嫡庶。此天下之常經，古今之通義也。」舒太爺道：「老親家高見，名分從此定矣。」兩個夫人遂不謙讓，便同拜謝刺史公與舒太爺，然後與狀元同拜。有詩為證：

自古蛾眉惟嫉妒，焉能遜長作偏房？

借問舒君有何法，刑於二婦至今香。

是夜，金府大排筵席，暢飲一宵。次日，巴陵城中，人人稱贊，個個播揚，都說是一樁奇事。康進士聞知，備了表裡，重新作賀。有詩贊云：

一鳳跨雙鸞，文身五彩備。

梧桐能共棲，和鳴天下瑞。

舒狀元自有了這兩個夫人，如魚得水，過得十分恩愛。這兩個夫人雖不分大小，也不知爾為爾，我為我，就是一個。到及一年光景。兩個夫人都生下一個孩兒，長名珪，次名璋，十分聰俊。舒狀元滿心歡喜。五、六歲來，智慧無比，舒狀元遂無心仕進，有意教誨二子矢志攻書。其母亦極力周支。一十八歲，兄弟同登甲科，俱授美職。父子三人，聲聞顯赫。此老堪輿眼力絕到，為子孫之至計也歟！後人有詩贊云：

世有堪輿子，負人不可言。

然此舒姓者，應或種心田。

能得巴陵秀，生子杜開先，

早歲蒙家難，孤身幸瓦全；

讀書文似錦，好色膽如天。

遇父巴陵道，求名第一仙。

座師即義父，同舟返故園。

多情韓相國，執伐結姻連。

雙妻齊遜長，二子甲科聯。

若非陰德大，誰似後人賢？

[返回 >>](#) [春消息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